

# 悼念赵紫阳专刊

## 目录

编者：卷首语 .....	1
芦笛：悼紫阳 .....	2
安魂曲：赵紫阳先生追思会-来自八九一.....	15
慕容文成：一朵绚丽的紫阳花 .....	18
天天天天：中共政治家的异数-赵紫阳。 .....	20
郑若思：赵紫阳-邓小平决裂之谜 .....	22
燕南人：赵紫阳与胡锦涛（外一篇） .....	25
呼延宇：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与赵紫阳的.....	28
王希哲：赵紫阳是什么？ .....	31
九哥：中国人，不配善待的贱民—借.....	33
逸峰：未雪沉冤仙鹤去，世间遗恨哭紫阳。 ...	36
邈邈道士：挽联：《悼紫阳》 .....	37

## 卷首语

编者

紫阳走了，这一次，紫阳真的走了。

耳畔又依稀响起他那注定要永留青史的河南乡音：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

这几句乡音，铸就了他人生的辉煌，也成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政坛直线坠落的空谷回响。遗憾的是，当时广场上的年轻人没能领会他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流血冲突终于没能避免。

紫阳走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又翻过去一页。

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做的是客观评价，不拔高，不贬低，更不应该拿来为当代政治服务。对紫阳，也应该是如此。

紫阳走好，自有历史会记住你。或许，我们说什么都是白说，历史，自有公论。

或许，我们说的话也并不白说，历史不就是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创造的吗？历史这东东，也象一个普通的物体，它的运动，也是加于其上的各种力量所产生的合力的结果。我们的所言所行，也是一股力，尽管微不足道，只是希望它是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和其它成千上万股进步力量一起，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以此悼念紫阳先生。



## 悼紫阳

### 芦笛

#### (一)

昨天在坛子里看见，紫阳同志大概不是死了便是病危。无论此讯真假，作为政治家的紫阳其实早在16年前就寿终正寝了。所以，尚未盖棺就来悼念，想来也不至于失之过早吧。

从个人荣华富贵的角度来看，紫阳在16年前干的那档子事，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他不毅然站出来反对武力镇压市民学生，早就作了“转正天子”了。如今太上皇们死绝死光，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气焰薰天、炙手可热的“神州牧”。以他的资历、才干和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只怕要变成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如今病危，定然要牵动亿万颗焦急的心，一旦病逝，还要备极哀荣，全国人民如丧考妣，哭声震天，痛悼“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死后更入享太庙，世世代代让子民跪拜……又岂会如现在般冷冷清清，还要有人出来冷言冷语，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是放胆卸磨杀驴的好时机，使用价值耗尽的老驴早断气一刻，新贵们也才能早一刻放下提到嗓子里的那颗心！

然而就是这一“失足”，使得紫阳和其他中共领袖划然而别，成了中共领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第一人，终将以中共第一位爱民领袖的名义进入青史。

“赵紫阳”的名字，我早在文革前就知道了。那时他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是《羊城晚报》的热心读者，经常在第一版上看见他的名字。60年代万象肃杀，全国报纸统是一个模式印出来的，唯一功能便是包咸菜。但《羊城晚报》极富知识性、趣味性与娱乐性，在当时那种“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情势下一枝独秀，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说是紫阳“天生反骨”，早就流露出“自由化倾向”的迹象吧（“自由化”在中国居然会成了high treason一类的大罪，当真是我党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再次听说此人，是老邓在文革后期复出，大搞“整顿”之时。当时紫阳持着老邓发的尚方宝剑，简派四川，大刀阔斧地实行全面整顿，短期内就使濒于崩溃的经济迅速回升。“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

及至四人帮倒台，老邓第三次复出，紫阳和耀邦便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在与顽固派的权力斗争中为老邓冲锋陷阵，先是把“新四人帮”汪、陈、吴等人驱逐出局，后又迫英明领袖华主席辞职，耀邦成了党主席（后改任总书记），紫阳成了总理，迎来了“解放”以来中国政治局面最开明、最有希望的时代。

就在紫阳进入中央书记处时，报上登出了他的履历。我一看大为吃惊：原来老赵在那老人党里竟然如此年轻！算来他当广东第一书记时也不过四十多岁，大约是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其时泽民还在作小员司，敬爱的锦涛同志就更不必说了。和后两位无产阶级马屁家不同，紫阳似乎是靠自己的才干上去的，他无论是抚粤还是治川，乃至后来入阁当揆，都政绩斐然，颇有口碑。

正如我在批判八九学运的旧作中反复指出的那样，胡、赵当家的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后最宽松、最光明、最有希望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就是在那时出台和酝酿成熟的（例如后来的股份制就是如此）。没有当年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也就决不会有如今的经济奇迹，那么今日中国也就只会是困在陈云笼子里的那只半死不活的呆鸟。就连把紫阳打下去的老邓都不能不在南巡讲话中亲口承认，如果没有那些年的工作，后来中国经济也就决不会上那个大台阶。

可惜因为社会转型不但引起经济阵痛，更导致意识形态混乱，由此引发了莫名其妙的学潮。八九学潮初起，我的心情就无比沉重，预言了紫阳的没落。记得当时我对某访问学者说：

“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民不识抬举，只配让老毛收拾。三天没人打就浑身不自在。上次学潮把胡耀邦闹下来还不知悔改，这次还要把老赵也搞下来才舒服！真TMD生贱了！”

我更进一步预言道：

“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看来没有什么希望。最大的难题是人民不配合。如果自由派上去，放松对人民的控制，人民就要起来闹事，在客观上配合保守派把自由派打下去，实行铁腕统治，于是天下从此太平。”

这话其实早就说过了。在回忆录《黑崽子》中，我记录了1986年学潮中我的个人经历：

“接着一场政治风暴就爆发了，几乎使我出国的努力前功尽弃。1986年秋，安徽省某大学的一些学生为选举学生代表和校方发生争执，学生们诉诸该校校长方励之。方煽动学生起来闹事，告诉他们民主不能靠上面恩赐，只能通过斗争赢得。学生们响应了他的号召，起来‘斗争’，并将方的号召通过信件传播到全国各地大学去。我校学生应声而起，上街闹事，向当局‘争取民主’。尽管他们对民主一无所知，但他们全都知道那是某种奇特的法宝，能使他们所有的个人问题于瞬间内消解于无形。

对这无理取闹，我至为恼怒。看来上帝铁了心要惩罚我们，因此每逢事情有了点转机，他就要送下个孙中山来毁了一切。邓的改革面临着强大的阻力，风险极大。当初全靠老干部的支持，他才得以重返权力中枢。但老干部多是死硬的毛主义者，他们支持老邓上台，不是想让他改造中国，而是指望他照管他们的利益。但邓在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遭遇，使他从忠实的毛信徒变成了愿意突破僵死毛教条的改革家。他精明地赎买了许多老干部，让他们体面地退了下来。尽管许多死硬派拒不下台，他还是设法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扶了上去。随着这两位比较年轻的改革家进入权力中枢，改革事业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组织保障。看来只要再过20多年，老一代死硬派统统死光之后，一个自由的中国就很有可能诞生。

如今这“民主闹剧”正好played into the hardliners' hands，因为它在老干部眼中构成了对政权的威胁。那些人一定会将此归咎于邓的改革，指责改革乃是招来灾难的祸根。为了证明他对党的忠诚并保住自己的权位，邓就会牺牲他的左膀右臂来绥靖死硬派，使大有希望的改革事业遭受挫败。

不幸的是，我那些同事们中，竟然无一人能看出这最彰明较著不过的事来。相反，他们无不同情学生，因为他们自己就为物价飞涨、工资菲薄、腐败现象开始出现而怨气满腹。他们不知道物价上涨乃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而腐败并非共党发明，其实历来就是使社会得以运转的永恒中国生活方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腐败有助于将老干部及其子女从封建贵族改造为资产阶级大班，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

明知徒劳无益，我还是决定出来反潮流。一天上课前，我告诉全班学生，我想对他们的斗争讲点个人看法。我首先强调指出，校方并未派我来作这工作，我不过是为良心驱使，不得不发言而已。

我告诉他们，中国今天正处于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时期。我们的责任是让它变得更好，而不是毁去这大好形势。接着我就给他们讲了俄国作家谢德林的寓言：

‘池塘里的一群青蛙对自己没有国王而牢骚满腹，反复鼓噪抱怨：“上帝啊，您怎么如此薄待咱们？谁都有个国王，偏偏就我们这群青蛙没有！”

上帝听得不胜厌烦，便随手扔了个原木进去。那木头轰然自天而降，吓坏了的青蛙们无不噤若寒蝉，乖乖臣服。但没多久他们又大失所望，因为新来的国王不言不动，什么本事都没有，胆大之徒甚至敢跳到国王身上去大跳康康碰头舞，而国王依旧一筹莫展。于是青蛙们又鼓噪起来，抱怨上帝亏待他们，派了个如此无用的国王给他们。

上帝实在腻透了蛙们的鼓噪，于是便派了只鹭鸶去。新来的国王见了子民们，有一个便吃一个，来两只便吃一双。死寂从此笼罩了池塘，幸存的蛙民们无不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为上帝总算给他们派来了个神威凛凛的国王而无比欣慰。’

最后，我噙着眼泪、以绝望的真诚呼吁结束了这番演说：

‘同学们！好好想想这个故事吧！你们还年轻，中国的许多事你们还根本就不明白。千万别干那些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蠢事！作为过来人，我恳求你们仔细想想我的话，求求你们了！’

那群黄口孺子根本就不懂我讲了些什么，下课铃一响，他们便蜂拥而出，兴高采烈地去加入早就在街上叱咤风云的同志们。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寓言变成预言。几天后，随着最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丢官去职，喧嚣一时的学运骤然烟消火灭。1989年，学生们又起来了，这一次他们不但成功地闹倒了另一位开明领袖赵紫阳，而且给了当局一个残暴屠杀的借口。自此以后，幸存下来的蛙民们一直在那个池塘里默默地享受新王给自己带来的幸福生活。”

(二)

我对那位访问学者说那番话时，还是89学运乍起之机，学爷们还在“哭庙”，哀悼被他们闹下来的胡耀邦。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我虽然“不惮从最坏的角度想像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那惊天动地的愚蠢”，那想象力还是太贫乏了。人民岂止是不知与党内自由派配合的问题，简直就是专门和那些人过不去，必欲把人家搞下来，这才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89学运至今被老外和许多国人盛赞为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民主运动”，其实任何一个脑袋没有被万吨水压机压扁、被高速气锤打晕的正常人都该看出，那完全是一场反改革示威，完全是针对改革造成的副反应诸如通货膨胀、腐败全面出现等等宣泄怨气，从社会意义上来看完全是反动的。

运动一开始，斗争矛头便对准了党内改革派特别是其领袖邓小平和赵紫阳。我那阵在国外看到学生痛砸“小瓶”的消息，气得把再教育中学会的脏话统统骂了出来尚不能解恨于万一。

但凡没让脑膜炎（亦即毛共党文化）毁了大脑的同志都该明白，改革之所以能在神州大地上全面铺开，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民斗争”而是“明主恩赐”的结果。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更非什么“历史潮流”，完全是老邓逆党心民心一意孤行，基本是他的个人作品。

老芦从社会底层爬上来，和工厂的穷哥们一直保持着血肉联系，也认识几个老干部，深知改革是怎样触怒了从工人阶级直到党官僚等大多数社会成员，说是“天怒人怨”也毫不过分。从中央到地方，老邓和他的部下一直是以寡敌众，当初为对付四人帮和文革新贵，与那夥“老而不死是为贼”结下的权益婚姻早已破裂。所有党国元老中，主张改革的也就只有老邓一个孤家寡人，日日面对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小超”等人的威胁。因为老邓捏住了实权特别是军权，那些人无法发动宫廷政变，但人家可是深通“清君侧”的传统把戏，首当其冲的就是邓的大将赵紫阳。

自出国后，我一直在阅读海外各种反共杂志，发现香港出的《争鸣》特别有参考价值。该杂志的记者们大概认识某些高干子女，披露出来的共党内幕常常是惊人的准确。早在1988年，该杂志就一直在泄露赵紫阳地位不稳的消息，如今学运势必把这位总书记推到是非第一线，强敌环伺之中，稍有不慎，立刻就是粉身碎骨。

最可笑的是学运居然把他和他之后的老邓当成了打击对象，把邓朴方的光华公司和赵公子大军“倒彩电”当成了“钢鞭材料”。这种闹剧都有本事闹出来，只证明我对中国人民的观察是何等入木三分：对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来说，咱们喜欢的其实是“廉洁的铁腕”，绝不能是“腐败的宽松”。闹事的学爷和后面可能有的“长胡子的黑手”怎么就蠢到连这昭如日月的事实都看不出来：您要真把这俩人打倒了，改革不也就寿终正寝了么？请问中央除了这几个人，还有谁是改革派？遮莫您指望陈云同志去开办经济特区，抑或把整个中央掀到一边去，由方励之出任太上皇，吾尔开希任总书记，柴玲任总理？

当此之时，如果老赵以自家权位而不是国事为重，最聪明的策略就是实行伟大领袖的教唆：“因势利导”，指出学运的反改革实质，将这烂账算到保守派头上去，把它说成是保守派的阴谋诡计，以捍卫革命事业、维护党的权威的高姿态出现，抢得先手，争作“平暴”先锋，在镇压了学运后，将清洗延续到党内去，趁机除去那些死硬派。如此

则不但可以转危为安，而且能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改革的持续发展。

如果老赵采此策，则绝对只会有胜无败。楼下有网友引用外国观察家的P话来驳我，意思好像是无论是否有学运，老赵都得下台。这种P话，也只有对我党毫无认识的同志才说得出来。其实稍知我党的同志都该知道，“政绩”从来就不是主导干部升迁的标准。88—89年中国确实出现经济过热，so what? 能跟93年老邓南巡讲话发表后引起的经济过热相提并论么？请问那次又有谁引咎下台了？锦涛同志现任党国一把手，请问有谁又说得出他小人家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谁都知道，在我党，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从来不是什么才干或实际政绩，而是“忠诚”。老赵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并不是他的改革措施导致经济过热，而是因为在那人看来，他背叛了共产党的基本原则，疯狂走资。但只要老邓铁了心支持他，那些人其实并不能把他搞下来，这道理前面已经说过了：老邓捏着实权特别是军权，而我党从来是靠拳头统治的。

然而紫阳并没走这条既安全又明智、而且能确保改革大业不被孺子加胡子们颠覆的道路。相反，他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应该以和平手段，通过法制渠道去求得学运的合理解决。

就是这一主张铸就了紫阳的厄运，同时也使他成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伟大领袖。

如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的，我党实行的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野蛮、最血腥的政治制度。我党“理论”的最荒谬之处，恰与如今海外伪民运的政治立场一般，乃是“朕即人民”的等式。根据这一等式，党的领袖代表全党，而党代表人民，因此，只要任何人胆敢和党有异议，立刻便失去“人民一分子”的资格，亦即自动失去公民权。处理的方法只有一个，便是无情镇压，无论怎么残暴都是应该的。

由此，我党发展出了“屠民有理论”和“屠民治国论”，那主张就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杀掉一部分人民，只要实现了“安定团结”这个至高无上的目的，则屠杀人民就绝对是justifiable的。本坛网友随便先生就是该“理论”的最热心拥护提倡者，他不但以911那种非常事件来“证明”“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杀掉一部分人民”，甚至还苦心孤诣地发展出所谓“狼羊论”，诬蔑我党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滥吃百姓的凶残豺狼！

这种谬论之所以长盛不衰，甚至在相当数量的国人中得到默认，似乎只说明了痞子党对人民智力的败坏已经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中国社会又倒退了多少。

哪怕是传统社会（亦即文盲们通常说的“封建社会”）的君王们，也从不曾在梦中想出过这种无耻的屠民理论来。漫说历史上从未听说过君王悍然镇压和平请愿者们的烂事，哪怕就是武装暴乱，朝廷还常常分为“剿”、“抚”两派，前者主张军事镇压，后者主张和平解决。历史上有大量的造反痞子被招安做了大官的例子，其中最有名者当数黄巢大将朱温，他在投降后改名“朱全忠”，最后做到后梁的开国君主。

然而在我党统治下，别说是武装暴乱，就连和平请愿、示威，无论如何确有原因，也一律被当成旨在推翻政权的暴乱，解决的方式永远只有一条：残暴镇压，其后的“逻辑”非常简单：“我是人民，你反对我，你就是反人民，对人民的敌人就只能坚决镇压。”

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该看出这种“理论”的荒谬：所谓“人民”，从来是由各种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阶级、阶层、集团等组成的乌合之众。“人民”竟然可以变成某种纯净的、均一的（homogeneous）实体，其利益可以由某个政党全面彻底地代表之，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智力笑话，也只有我党才有本事发明出来，也只有毛共的嫡派传人伪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至今还在网上乐此不疲地贩卖。

因此，哪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也必然会因某些政策伤害了一部分选民的利益而与之发生冲突。只要是执政党，与人民发生冲突就是免不了的。正确的应对措施，是将这种冲突法制化，纳入法律的轨道，使得人民的怨气有正常的宣泄渠道，其合理诉求能得到及时解决。就是通过这种合法的信息反馈，政府才能相应调整政策，使之能轮流照顾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也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如此稳定，达几百年而不动摇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惜我党那个“朕即人民”的反动公式，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把所有反对政府某些政策的言行统统当成叛国罪加以镇压，于是便从根本上封杀了决策的反馈渠道，杜绝了政府自我完善的可能。

这结果，是由我党打就了一把威力无穷的巨锁，把人民和政府永远锁死在潜在的敌对关系之中，从根本上取消了政府和人民良性互动的可能。它当然营造了“安定团结”，可惜那不过是高压锅制造出来的假象，因为没有“溢洪道”，被蓄住的洪水便只能逐渐在坝后升高，等待着日后破堤而出。

换言之，我党给人民的“选择”，便是“要么俯首帖耳作奴才，要么扯旗造反当响马”的“两分法”。历史上还从未见到过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然而它却竟然成了我党执政半世纪的国策！

紫阳同志的伟大，就在于他在中共领袖中第一个看出了这种祸国理论与实践的荒谬，想突破陈腐的党教条，另创新路，尝试以西方方式去解决官民冲突。不幸的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远没有老芦的深刻，看不到这举动太超前，远远超出了国民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在当时的国情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朝野良性互动”的可能，做这种尝试，绝对只会步大多数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的后尘，不但闹个里外不是人，还要摔得粉身碎骨。

正如我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不是英雄是恶人》、《争作布衣“帝王师”》等旧作中反复指出的，毛共党文化对全民智力的败坏是全面彻底的，不但党国官员、就连百姓特别是愚蠢绝伦的所谓“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双赢”、“忠诚的反对派”等起码观念。政府对人民采用“非敌即我”的两分法，人民对政府同样也采用这种划线方式，其态度永远是在“奴才”和“响马”两极中振荡，绝对不会有有什么慎重有节的建设性态度。党群关系早让那把锈锁锁死了四十年，老赵既没有孙大圣的“解锁法”，又如何能解开它？

事态的实际发展就是如此。根据西方学者的专著，紫阳从北韩回来后，了解到学运的实际情况，当即去找老邓汇报，提出根据法制原则和平化解学运的主张，老邓让他说服了，同意他去试试看。于是他便通过部下阎明复等人去向学领们作工作，同意建立政府与学生的对话渠道，争取圆满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请学生顾全大局，撤回学校。

任何一个在“新”中国长大的人都该知道，建“国”以来，我党还从未做过这种骇人听闻的重大让步。如果学领们知道好歹，见好就收，同意阎明复的要求，迅速撤回学校，将朝野对话就此变成常设制度，由此摸索出一条在专制国家实行朝野良性互动的新

路，那就是对和平改造中国立下了不世奇功，将为后世子孙代代歌颂。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从微观上来说，如果学生应命回校，学运于此消解，则紫阳也就为我党解决学运问题立了大功，以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在党内的地位顿时便能得到极大加强。他可以趁机顺利抢占道义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回击保守派，以学运得到和平解决的事实，指责那些主张镇压的死硬派是谎报军情，危言耸听，欺骗中央，企图玷污我党爱民如子的清白名声，甚至可以藉此把陈希同辈清洗出去。

可惜，任凭阎明复如何说得唇敝舌焦，几乎如老芦86年一般，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学爷们的铁石心肠却绝对不会软化。柴玲女士在她的历史证言里，把“吾尔开希被阎明复的慈父形像感动”当成“投降派”的罪证，就最生动不过地说明了主导支配当红学领的究竟是什么“民主思想”。

紫阳的致命失误，是他没有认识到，投身学运的那些青年和其背后可能有的胡子黑手，是在晚期毛共党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晚期毛共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所谓“革命的坚定性”。它不但不能容忍政治立场的不同，就连同一阵营中的策略歧异都不容许存在。说穿了，他们的“革命运动”就是愚昧到令人不敢相信的“骨气大赛”，谁的嘴最硬、最不知妥协、最耻于“食共粟”。谁就能击败竞争对手，如柴女士一般脱颖而出，跃升为领袖。这就是柴女士要反复在那历史性证言中谴责“学生特务”、“投降派”、“野心家”的原因。

可笑的是，如今这“骨气大赛”已经搬到海外论坛上来，开展得无比轰轰烈烈了。过去茉莉女士在此坛多次卖弄她“耻食共粟”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且不说，新近还有草虾先生因东海一桌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大义凛然地痛斥之。最有趣的是，“老鸟”还连赞对方骂得好，因为“老鸟”之所以能在网上扬名立万，靠的就全是卖弄这“骨气”，您让他怎么能扔下这安身立命的“生命线”、“幸福线”呢？自然只有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吞也。

所谓“民主”到了中国，竟然会沦为宋明理学一类天下最没有容忍度的滥货，谁说咱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呢？

就是这“道学民主”，决定了学运必然成为颠覆紫阳、进而全面挫败改革大业，倒拨中国时钟的反动运动。紫阳是倒在保守派与“民主造反派”的交叉火力之下的，正如倒在长街上的那些无辜民众一样。直接凶手当然是兽党兽军，但学领们绝对是客观上的帮凶。

### (三)

学领拒绝撤出的话一出口，紫阳的厄运就已铸就。我党和历史上的统治者共同的一条，便是把自己看成是封建家长，人民只能作24孝。世上哪有中国父亲向儿子低头的？如今“父亲”做了这种史无前例的重大让步，“儿子”还不依不饶，那面子上下得去么？

最大的问题还是，此事一定诱发了老邓心中深重的paranoia。我党的发家史让他深信世上绝对没有什么单纯的自发的学生运动，他这辈子经历过的群众运动包括学运在内，又有哪一场后面没有我党操纵（不包括他没赶上的五四）？文革经历更使他对暴民政治深恶痛绝。此时学生这种乖张背谬的举动，一定让他深信学运后面就是有政治势

力在操纵，其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政权。这就是学生那种怪异举动的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

吊诡的是，老邓这么想，其实并没有一般人想像的那么错得离谱，因为学领确实把党国政府看成了敌人。试问柴玲辈若不把政府看成敌人，怎么会使用“投降”、“招安”一类只能在对敌斗争中使用的话语？难道公民对本国政府还会存在这种“气节”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谣传老邓说什么“退一步就全完了”，我看完全有可能。

悲剧就在这儿：冲突双方都没看出，自己是陷在了我党的“斗争哲学”的死胡同里出不来。

这其实是说了又说说的老话了：我党的“斗争哲学”，本来是专门设计出来去颠覆国民党那个执政党的。有趣的是，我党在自己做了执政党后，竟然会昏聩到去手把手地教全国人民学会这把戏。在那本教科书中，凡是“妥协”、“退让”都是“变节”、“投降”、“怯懦”、“背叛”、“出卖”的同义词，而“斗争”就绝对只是最机械、最僵死、最死硬、最道学的“对敌斗争”。等到党民发生冲突时，人民自然就只会本能地使用这套把戏去对付我党，想都不用想就把《红岩》一类烂书上学来的童子功使了出来，下意识里就是把我党当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于是冲突双方就此成了过河卒子，双方都没有后退功能，撞上了就跟武侠小说中的高手比拼内力一般，只能以生死决胜败。

悲剧在于，学领们虽然在潜意识中把党国政府看作敌人，却绝对没有推翻它的动机、设想、计划，遑论决心、能力与行动，他们只是始则为“胜利”冲昏头脑，继而不知如何体面而且安全地下台而已。那夥人不过是群乳臭未干、P事不懂、激素分泌空前活跃、精神狂躁骚乱得一塌糊涂、半疯不癫的“挺能杰儿”，犯这种低级错误毫不足奇。怪只怪咱们过去有全民崇拜儒生的传统，后来又由老毛把“革命小将”吹到了天上去。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再加上我党那个阴谋诡计党党魁们的阴暗心理发作，最后的结果就是如鲁迅所说，学生和市民们口中没有毒牙，却在印堂上贴上了“蝮蛇”的字样，引来了杯弓蛇影的乞丐的打杀。

即令情势如此恶变，紫阳仍有自救余地。“议和”不成，他只需引咎自责，迅速转舵，转过来作“平暴”积极分子，仍然部分保留权位，不至于如后来那样一抹到底。至不济他也可如乔石一般，投弃权票就完了。邓共有别于毛共的一大进步，就是对党内持不同政策主张者一般并不以铁腕整肃。所以老赵如果此时深自韬晦，完全可以做胡耀邦第二，并不至于弄到丧失人身自由的地步。但他在议和失败后还坚持反对镇压。这问题就严重了。

最致命的还是他此时犯了个无法挽回的大错，也就是在亚银会议上把老邓当家的党内机密泄露出来。世间纷传这是鲍彤给他出的馊招，此说真假与否，局外人当然无从判断。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绝对是致命错误。

类似的致命错误是赵的那夥“智囊”此时上窜下跳，把政府机关的一大批人弄到街上去示威。“体改办”那夥人最扯淡，著名白痴“政治学者”严家其居然写出篇烂文字来流布海内外，公开声讨“皇帝”邓小平。这完全就是给紫阳下催命符了。

当然，后面这件事可能是那夥人事急时自作主张，未必是老赵自己的意思。但无庸置疑，此举和老赵在亚银会议上公开卖邓那一招加在一起，从此便注定了赵的毁灭。

此中荒谬，不待智者而后知。邓本是赵在强敌环伺之中唯一能为他保驾护航、让他免遭元老毒手的后台，而邓则需要赵这种忠于改革的干材来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两个人其实是给捆死在改革这根绳子上的蚂蚱，谁离开谁都不行。老赵昏聩到居然去自断经络，全不想想他就算真能把老邓搞下来了，难道与军队毫无渊源的他就能镇住大局？光一个李先念他就招架不了，更别说共军那彪悍将了。

此举一出，邓赵之间就再没有修好余地。共产党人最推崇的美德就是忠诚，最痛恨的大罪就是背叛主子。不仅如此，此举更加重了老邓的疑心并促成了他的杀机。如果说他过去对镇压还可能有什么犹豫的话，那么此时那决心是再不会改变了。赵的“出卖”以及其部下的跳梁，一定会让他坚信那确实是有党内势力介入的旨在推翻他的统治的“动乱”。最后公开的紫阳的罪名是“分裂党、支持动乱”，这大概就是那时老邓给定的。

说来可悲，紫阳此误，无论是否鲍高参之过，其实都是拜我党教育之赐。大概他们看到了学运那轰轰烈烈的声势，产生了“民心可用”的错觉，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紫阳和那些利令智昏、被自己呼风唤雨的神通冲昏头脑的学领一样，都是毛共党文化的受害人。

凡是在大陆长大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可救药的“拜民教徒”，以为所谓“人民”真是伟大领袖说的“上帝”，能派神仙下凡把太行王屋二山搬走。凡见识过文革那种暴民运动的同志，恐怕没谁不会对人民群众“改天换地、摧枯拉朽”的神力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不知道，暴民只有破坏力而无建设力，即使是破坏力，也只有绝对权威指挥下，在以众暴寡、对付毫无抵抗力的弱者时才能释放出来并奏效。

如果光从表面上看，文革中老毛的确成功地利用了暴民来改朝换代。但那成功的前提，首先是他在文革前借助林副统帅把自己造成了上帝，其次是枪杆子紧紧捏在他手里。暴民不过是他放出来的一群狗，去咬毫无还手之力的乞丐而已。如果倒过来，用暴民去对付枪杆子，则绝对只能是肉包子打狗。而这就恰好是89年夏季发生的事。

如今再度追思往事，我不能不为现代中国人丧失起码智力和常识到了何等地步再一次深感骇异，想想看：上到党总书记，下到吾尔开希、柴玲之类跳梁小丑，竟然一个个如同中了邪法似的，以为中国人民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难道他们学毛著时就只看见讨好愚弄人民那些媚俗马屁，没看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难道他们活那么大，竟然连不须费吹灰之力，扣一下扳机就能打死人都不知道？那些人不都是大学生么？怎么一个个都成了义和团那些无知农民？

党宣传对全民智力的摧残，当真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最无奈的还是，即使紫阳有心利用人民，人民也不会买他的账，当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晚期毛共党教条熏陶出来的“儿童团”们别的长处没有，这“革命的坚定性”可是从不紧缺。人家从小就听熟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绝对忌讳的就是“被招安”，“出卖学运”，这调调儿可是柴玲女士那历史性证言的主旋律。透过那历史文件，不难看出当年那学运完全是“骨气大赛”，专门选拔“硬嘴”（约等于“硬骨头”）。不管你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只要一被指为“出卖学运”、“接受招安”、“投降”，立刻就将从领袖的高位上跌下来。柴英又不就是专靠那“硬嘴功”和“揭发投降派功”上去的么？

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紫阳都是个悲剧人物，那悲剧决不仅仅在于他个人的得失荣辱，甚至也不在于无辜受屈，而是在于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人文生态大背景，决定了

他必然要成为人民斗争的错误冲击对象，决定了他根本就得不到自己想保护的人民的谅解和认同，决定了他用文明方式解决朝野冲突的尝试必然落空，决定了他的部下想挽救危局的一切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悲剧还在于紫阳虽然是党内难得的先知先觉，是我党内睁开眼睛看世界、尝试进行文明化的第一批人中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还是个半新不旧的过渡人物，这才会犯下最后那个错估形势的致命错误。

当然，紫阳毕竟在风云莫测的宦海中浮沉了一生，要说他事后仍然对自己的致命失误一无所察，恐怕不大可能。我想，他肯定知道大势已去，血洗京城已成定局，只恨自己无力回天而已。而这大概就是他一直最大的痛苦。

在这点上，紫阳最后一次露面非常耐人寻味。如所周知，他跑到广场上去，老泪纵横，说的话字字暗藏机锋。什么“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云云。依我的解读，那完全是暗示学生，中央已经决定举起屠刀，他本人也已凶多吉少，他反正老了，死了也没什么，但学生年纪轻轻犯不上贴进去。因为这是党内绝密，他当然无法直接说出，只能用那种曲折隐晦的方式暗示之。那群低智商学爷听得满头雾水，赶来监视他的李鹏却岂有不明白的？自然要恨得咬牙切齿，此后他特地把此事当成了赵的一大罪状，发表在《人民被日报》上。

就是赵的这次最后表演，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其实我也知道，“洪洞县里无好人”。在陶铸治下，广东“土改”左得出奇，完全是血流成河，紫阳既能在宦途中窜升那么快，手上没有血迹是不可能的。而且网友燕南人先生还在此坛揭发过他的屠民大罪，但不管怎样，他毕竟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先行者之一，亲手把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回了共党中国那个超级野蛮国家。在执政的最后一年，他能有足够的胆识试图突出“屠民国论”的陷阱，并尽己所能阻挡即将砍下来的屠刀，在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之后，还能以待罪之身，不顾严重政治后果，亲自出面警告学生。这所作的一切应该完全能够将功折罪了。

当然，紫阳是个非常复杂的悲剧人物，不是我这个草民票友可以盖棺论定的。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他的功过。历史上的是与非、功与过，常常并不是如愤青们眼中那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

例如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人民鼓与呼”，在后毛时代一直得到史家的正面评价，但新近有人出来说，如果彭不出来这么闹一下，不伤了老毛的面子并引发他根深蒂固的疑心病，庐山会议可能就会按原定方向去“纠偏”了，那后来也就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尽管我对彭元帅此举一直深怀敬意，但也不能不承认此说非常有理，并不是可以靠肾上腺就能轻易驳斥的。

类似地，紫阳当初出来反潮流，从道义上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可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呢？说到“功利”，良心家们一定深恶痛绝，可所谓“道义”，说到底，不也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么？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紫阳此举，到底是对人民有害还是有利？

这问题当然不可能得出准确答案，因为要探讨就得引入虚拟：当初紫阳如果采取不同的决策，对今日中国的政经形势会发生何等影响。虽然违背我朴素的道义感，我仍然觉得，或许，紫阳当初的决策并非最佳决策。无论是从人民还是党国的长远利益来看，紫阳保住权位都要比丧失权位有利。这道理很简单：改革随紫阳而去，紫阳既黜，改革也就名存实亡，唯有尸居余气了。自紫阳以后，由泽民而锦涛，于今中国终于一步步完成了向左转，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而这才是紫阳陨落的最大民族悲剧所在。

(四)

紫阳的倒下，引来了一连串的厚重回声，80年代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直到今天中国也没从那损失中恢复过来。不仅如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得生活在那个巨大灾难留下的阴影中。

最明显的挫败当然是组织上的。随着紫阳被黜，整个改革派一垮到底，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纷纷流亡国外，顽固派大举卷土重来，《人民被日报》散发着时空倒错的气息，读来恍如文革中出版的报纸。1986年耀邦被黜后，是紫阳出来力挽危局，首先出来声明要保证政策的延续性，这才顶住了死硬派的反扑。如今改革派全军覆没，再也没人出来这么干了。“姓社派”甚嚣尘上，一直要到3年后老邓忍无可忍，通过南巡讲话对中央发动攻击，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部分地扭转了局面，造成了经济改革再也无法逆转的客观现状。

更大的损失，是“改革”从此变了味，它再也不是全面改造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新运动”，却成了单纯的“实业救党”的“俄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也就是在绝不改变腐恶政体的前提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成了改革的实质性大方向，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我党坚持下去。

此前，政治改革本来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党政分开”、“党退出企业”等重大改革措施都在紧锣密鼓地筹措之中。据戴晴女士披露，政治局当时甚至准备修改宪法，把“四项坚持”拿下来。

如果说老邓那实用主义的灵活头脑以前还不排斥此类政治实验的话，那么，学运的发生以及代价惨重的屠杀（其实哪怕是从我党利益来看，大屠杀的代价也是极度惨痛的），以及紧接着发生的苏东巨变特别是罗马尼亚首脑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便使得政改成了中共首脑讳莫如深的碰不得的心病。

这还不是最坏的恶果。89学运的兴衰，意味着“屠民治国论”全面的光辉胜利。

正如事实雄辩证明了的，紫阳之所以失足，在于他误把共党统治多年的人民当成了通情达理、可以协商沟通、达成理性妥协的平等对手，不幸对方却如同那些当年海禁初开时，初与洋人打交道的满清官员，只懂“实力”一门语言。当他们自觉大局底定、捏住了当局的7寸之时，一个个慷慨激昂，“吾以吾血建中华”，“畅谈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迷雾，迎曙光”，与国家总理对话时，那气焰比美国驻日本总督麦克阿瑟还嚣张，一旦发觉大事不妙，小命岌岌乎危哉，“硬嘴功”便在转瞬间变成“飞毛腿功”，硝烟未散便跑到了洛杉矶。

这结果，便是让朝廷无师自通，未经老芦教诲，便学会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则谢德林寓言，悟出全国人民其实不过是那个池塘里的青蛙，如果作木头便得被他们骑在脑袋上，如果作鹭鸶则万籁俱寂。换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便是：“让步=毁灭”、“镇压=太平”。

这，说到底，就是网友随便先生“狼羊论”出笼的时代大背景。而温总理在去年六四前夕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年中央的决策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其实无非也就是指出了过往16年的实践证明屠民确实有理，确有必要，确实是为治理中国所必须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按，这是随便网友跟在燕南人网友“赵紫阳一怒斩刁民”文后的赞美诗）。

可悲的是，多数人民竟然同意（起码是默认）了这一伟大理论，而更可悲的是，尽管决非紫阳初衷，在客观上，他也确实为这理论的昌行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他推行的经济改革在延时效应过了之后，终于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奇迹般腾飞，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空前繁荣，使得“青蛙们”在心满意足时，很容易就忘记了昨日的屠杀，更把先发生的“屠杀”，当成了后发生的“经济繁荣”的原因（按：此乃国人固有的“思维”毛病）。另一方面，紫阳本人被他想保护、想依靠的人民颠覆的悲剧，也证明了对“刁民”实行“怀柔”政策确实不符合现代中国国情。

不需要多少智力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一旦变成根本国策后的可怕恶果。朝野之间的互动，从此只有“狼”与“羊”之间血淋淋的“吃”与“被吃”的方式。一个丝毫不必顾忌民意，可以尽情为所欲为的政府，如同没有刹车的高速运行车辆，迟早要一头扎进深渊里。

因此，无论是从确保改革大业进行到底的角度，还是从预防“屠民治国论”变成根本国策的角度来看，紫阳当初不顾一己安危，挺身而出反对屠民，似乎都不是最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决策。

如果他当初力主有节制的镇压，先使出“拖”字诀来，采取“晾干”的消耗战术，根本不理睬那些丑类如何跳梁，以此耗去学生青春骚乱期的荷尔蒙，等到学运不再是全社会注意焦点后，再使用“四五方式”，派有限部队自地道入城，在夜深人静时突入广场，以大棒伺候那帮狗男女，打得他们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做梦也不敢再回来，与此同时更派武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那夥学领悉数逮捕法办。如此则不必死人就能使运动烟消云散。

在我看来，这就是冲出“民主造反派”与党内死硬派联手给他布下的绝境的唯一办法。如果他真在中央内持此主张，同时再在政治局会议上使出“硬嘴功”来，唱一番“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反对改革的动乱”的高调，则即使最后无法做到适度镇压，那起码也为改革派保住了阵地，不至于被那夥黄口孺子彻底颠覆。

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之见。漫说当局者迷，就算是不当局者如老芦，虽然早就看出了运动的悲剧结局，但那无非是个粗线条的轮廓而已，根本就不可能预知事态的具体发展。例如我早知道政府会镇压，但那只是理性作出的判断，内心深处其实不愿相信，因此当屠杀一时发生时，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那赤裸裸的血腥与残暴震惊得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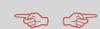
更何况紫阳虽然是党内少有的先知先觉，毕竟不可能完全超越其经历的限制。公道地说，他的决策错误完全是仁者之失。此类失误，完全不影响他作为超越了时代、超越了自己、率领国家从蛮荒中毅然步向文明的第一个中共领袖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死人从来是活人的利用对象。紫阳辞世后，必然会变成各式各样的政治势力的利用工具。其中最热心的孝子，恐怕会是那些当初把他颠覆了的“民主”垃圾。这也毫不足奇，对那些政治动物来说，哪怕是死后，紫阳的政声口碑仍然可以被他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余热发电”。或许他们还在梦想以此事件再触发一次六四，却不知道中国人民就算再蠢，也早就看腻了“从硬嘴到飞毛腿”的无耻表演，再不会有人为这些小丑火中取栗了。宁作我党“奴才”，不作“民运”野心家的炮灰。

紫阳弥留之际到底想些什么，当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如果我是紫阳，在撒手人寰之际，我只会想起柴女士的历史性证言，稍加改动之后，作为自己最后说出的话语：

“以方励之、柴玲、吾尔开希之辈为领袖的中国人民，你不值得我为你牺牲！”

2005年1月20日写毕于屠龙技痒斋



## 赵紫阳先生追思会-来自八九一代亲历者们的悼念

### 安魂曲

美 东时间1月29日晚9时，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前八九学生，通过越洋电话会议方式举办了一场形式独特的“赵紫阳先生追思会”，集体追忆赵紫阳先生生前的功绩，表达对紫阳先生家人的深切问候。

本次追思会由易丹轩先生主持，参加者包括会议发起人、目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丹先生；正在大陆北京工作、六四后曾名列21位通缉学生名单的郑绪光先生；以及来自美国的李恒青、潘强、童屹、沈彤、易改、辛苦、金炎、郭慧、李进进、张伯笠、刘俊国、姚勇战、唐元隽；来自加拿大的任不寐、何晓青、脱立新、余厚强；来自法国的张健、王蒙龙、曹建华；来自澳大利亚的张小刚。。。等24位曾参加过当年八九六四运动的同学参加了追思会，大家为紫阳先生首先集体默哀、并随后分别作了个人发言。

也是当年21位被通缉学生之一的大陆马少方先生，因准备参加29日在北京举行的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于本周四被深圳公安人员带走、下落不明，因此未能按计划参加本次追思会。另外江棋生先生因家门口布满警察、对外通讯受到监控限制，也未能按期与会；但他还是通过童屹转达了其本人对紫阳先生的哀思以及对紫阳先生家人的深切的问候。

### “你的抱憾离去将成为我们心头永远不灭的记忆”

会议开始，王丹首先代表目前身在大陆和海外的八九一代青年集体致悼词。在悼词中，当年曾被赵紫阳先生深情寄望过“你们还年轻、要保重身体、今后的路还长”的八九一代这样高度评价紫阳先生：

“正是有了你，那灰暗的政治才显示了一点高贵的色彩，得到了一点救赎。。。16年来，你以一介布衣之身，让乱国者恐惧、让怯懦者惭愧、让志士们发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所有心怀正义的爱国者的目光都紧紧追随着你的脚步，为你祈祷，希望有一天和你一起为民族的未来奋斗——因为我们分享着同样不计个人利害、同样出于对民族挚爱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

王丹最后更表达了八九一代人此刻的集体决心：“对紫阳先生的最好的怀念，是要继续紫阳先生未完成的遗愿。”

### “紫阳先生代表一种新的政治伦理”

来自国内的郑绪光发言说：“紫阳先生代表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要摒弃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式，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这个对民间的反对运动会更有价值。。。”

——遗憾的是：无论是15年来软禁对待赵紫阳先生、还是在今天野蛮阻挠大陆民众对他的自发悼念，大陆有关方面都始终采取着赤裸裸的暴力方式——28日上午，郑绪光专门约了当年天津大学的同学刘屹，计划第二天一同驱车前往八宝山参加紫阳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但就在当天夜里，刘屹的车却被不明身份的人完全砸毁。

加拿大任不寐先生也特别强调了赵紫阳“改革开放”和“和平立场”这两点贡献。他发言说：“今夜的追思会，让我们回到了八九天安门广场的岁月；明天，我们这里（加拿大蒙特利尔）也要举办紫阳先生的悼念仪式，悼念随他而去的政治希望。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之一，在六四悲剧中坚守和平立场，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坚拒妥协——这两点，可以被表述为‘赵紫阳道路和赵紫阳精神’”。

沈彤则认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伟大，正在于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我们不能给紫阳先生过早下定论，历史会给紫阳先生合适的定位。

### “紫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益的”

当年的广场纠察队队长张健代表法国的朋友参加了会议，并回顾了当时紫阳先生到广场看望大家的情景：“当时我正在广场，虽然没有见到人，但是听到了紫阳先生的讲话，觉得紫阳先生象一个慈祥的父辈一样，呵护我们，一直觉得心里很感激。。。”

八九年身为北大学子的脱立新说：“紫阳对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益的，是道德的楷模。紫阳以16年失去自由的代价，说出：‘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来晚了。。。’当时我在广场，听到了这句话，这句话带给我们的温暖，到今天，我们还感受得到。紫阳是八九一代千千万万人的慈父，我想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子女，说一句感谢的话，感谢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抗争，在为紫阳先生正名。”

来自澳大利亚张小刚，其父亲则刚好是赵紫阳先生的部下，因此他专门回顾了紫阳先生在广东主政时的功绩。

### 国内同学在八宝山打开了悼念紫阳先生的横幅

江棋生先生家门口目前有很多警察站岗，只能由童屹代表江棋生及其家人向紫阳先生及其家人致以问候；此前江棋生的太太已在19日专程看望了紫阳先生的家人。

童屹还告诉大家：在北京政法大学的王俊秀，带领了十几个人，在八宝山打开了悼念紫阳先生的横幅，悼念紫阳先生的丰功伟绩、人格魅力。

其他参加会议的当年八九学生，也纷纷深情发言，表达了对赵紫阳先生的感激和追忆之情；与会者更共同对中共当局长期软禁关押紫阳先生、以及在赵先生去世后继续坚持对其错误评价并对大陆人民自发悼念活动百般阻挠表达了强烈的集体愤慨。。。但悲愤过后大家更加坚信：

“终究有一天我们的祖国将获得自由和文明，我们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到那个时候，紫阳先生，我们会带着鲜花和美酒来与你一起欢呼。”

（另据负责本次八九一代“赵紫阳先生追思会”联络和支持工作的李恒青及余厚强先生会后介绍：他们计划把本次电话会议的发言录音进一步整理成多媒体光盘长期保存，并尽可能设法送交赵紫阳先生家人留作纪念。）

### 附本次会议上由王丹代表八九一代青年宣读的悼词——

## 悼紫阳

一位伟人的离去往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紫阳先生驾鹤西去了，你的抱憾离去将成为我们心头永远不灭的记忆。我们永远记得：你曾经用你的身躯抵抗射杀我们民族美好未来的枪弹；你坦然面对16年没有自由的生活，决不低头、担当正义，显示了崇高的政治勇气。正是有了你，那灰暗的政治才显示了一点高贵的色彩、得到了一点救赎——虽然那被拯救者暗弱的灵魂却对你回报以冷酷的幽闭。16年来，你，以一介布衣之身，让乱国者恐惧、让怯懦者惭愧、让志士们发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所有心怀正义的爱国者的目光都紧紧追随着你的脚步，为你祈祷，希望有一天和你一起为民族的未来奋斗——因为我们分享着同样不计个人利害、同样出于对民族的挚爱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如今，壮志未酬，天人永隔，怎能不让我们悲痛万分！

沉默无法遮蔽我们对你的怀念和崇敬，它反倒突现了爱的深刻，这种令不肖者嫉妒的爱是人民献给你的最珍贵的纪念碑；利害无法压倒人民对你的哀悼，它反倒成全了人的尊严，这尊严是你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以利害劝诱我们的人以为一个稍有价值的人只会计较生命的安危，却不知道“他唯一顾虑的在于行为之是非、善恶”。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胸怀，如果没有对正义的坚持、没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又怎么能指望得到人民的热爱？

紫阳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知道你的在天之灵，会和我们所有伟大的祖先一起，佑护你的国家、佑护你的同胞。我们也知道，终究有一天我们的祖国会获得自由和文明，我们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到那个时候，紫阳先生，我们会带着鲜花和美酒来与你一起欢呼。

安息吧，紫阳。

八九一代人敬挽



## 一朵绚丽的紫阳花

慕容文成

赵紫阳去世了，虽然这是一件意料之中总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咋一听到这则消息还是既感惋惜又感悲哀。赵紫阳的死重于泰山，而在党文化中喜爱用这句成语的老毛他自身的死却是轻于鸿毛。愿“重于泰山”这四个字在几十载后的将来，在民主主义的理念被我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那一天，当赵紫阳被后人客观公正地盖棺定论时，也能够从党文化八股文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被正式地使用在死后获得自由的老赵的身上。

不久后，中共也许会特地搞出一个形式，以党内文件或决定为赵紫阳的历史功过“盖棺定论”。但是，中共绝不会客观公正地评价赵紫阳的一生，甚至会颠倒黑白地把许多不实之辞强加在死人的头上以丑化赵紫阳的人格和形象。这样，中共对赵紫阳的所谓的“盖棺定论”则变得毫无意义，象中共美化自己而杜撰的“中共党史”一样必然会遭到后世之人的推翻和唾弃。

赵紫阳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且曾经担任过中共的总书记。但我却坚信他在信仰上早已经从中共彻底“退党”了，就在“六四”发生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在中共可耻的屠刀举向手无寸铁的学子的那一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他凭着他自己尚存的良知以他的自由作为代价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迈出了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关键一步。赵紫阳就是中国的戈巴契夫，不同的只是戈巴契夫成功了，他却不幸失败了。从这点上看，不能不说是苏联人民比中国人民更有福气！

而后他遭到监禁的岁月，竟长达十五年直到他离世的今天。这十五间我在海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尽情享受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而赵紫阳却在屈辱中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岁月。想到这些，让人潸然泪下。

把赵紫阳的死看作重于泰山不等于说他是一个没作过任何亏心事的人，而是说自中共建党以来共产党员人性泯灭，为保全和牟取个人利益助纣为虐残害人民的事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赵紫阳却是一朵馨香的紫阳花，出自污泥而不染实在是难能可贵！

赵紫阳是继彭德怀，胡耀邦以来中共领导人中少有的有良知的人，他宁愿抛弃自己晚年的自由也不肯与恶魔共舞同流合污。纵观中共历史，周恩来，李鹏之流是多么的相形见绌否，多么的藐小和可耻！

赵紫阳不是一个完人，他曾经是中共独裁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人，在中共黑暗统治的大环境下，在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前几十年中，不可能不受到共产主义邪说和马列邪教的潜移默化。因此他的理念不可能太超前于当时中国的现状，即使在“六四”爆发之前，他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认识也必定是在一个最初级的层面。很可惜，由于中共对言论自由的禁锢，我们现在对赵紫阳遭到中共监禁的十五年间，他的思想意识是否与时俱进却无从知晓。但愿有一天，从他的儿女那里会得到一些信息。

赵紫阳离去了，十分遗憾的是，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没有人身自由亲口宣布退出那个邪恶的黑手党。但我冒昧地断言这肯定是他最后十五囚禁生涯中的最渴望

去做的一件事。因为他至死对自己的在“六四”时的选择不反悔也不曾遗憾过。赵紫阳去了，却唤醒了十亿亿中国人民心中沉寂已久的良知，这苏醒的良知必定会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并结出丰硕的果实，那就是自由中国的诞生！我们从内心深处献上一朵绚丽的紫阳花，摆放在老赵的灵前并致以最深的敬意！

2005-1-17



## 中共政治家的异数—赵紫阳。

天天天天

归纳起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指老百姓）崇尚暴力和反抗，而恰恰是统治者崇尚乃至迷信暴力和镇压；相应地，人民太逆来顺受、权利意识淡薄。——为这个结论作注解的是邓小平（另一说是王震）的“杀20万人，稳定20年”、“共产党的江山至少要拿2000万人头来换”！——这样的赤裸裸的暴力崇拜的宣言。——那几个口口声声要谴责暴力，要改变“民族”崇拜暴力的劣根性的，偏偏异口同声地崇拜这样的“邓公”！——足可见：有些自命不凡的、鄙薄民族和老百姓的、文化人，他们的附庸权力的帮闲本能。

毫无疑问，1986年和1989年的群众运动——学潮，是人民权利意识的苏醒。——在这种时候，中共内部两种不同的统治者的分野，明确化了。哪两种？第一、就是传统型的、暴力、以杀立威、绝不让步的、统治者。显然地，邓小平先生虽然有改革开放的一面，但仍然是传统强权型人物。第二、就是现代性的、愿意和解、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化解分歧的、政治家。赵紫阳先生，就是这后一种先进的政治家的代表。

六四杀得好吗？出于良好的愿望，我宁愿相信：叫好的人，实际上认同的是结果（彻底恢复了秩序），而非手段（杀人）。——所以，要回答六四的问题，就必须先讨论清楚：按赵紫阳先生的和解办法，能否恢复秩序？

答案是能！——第一、学潮的领袖们提出的条件，并不是要政府和执政党下台；而是要求政府承认其为“爱国民主运动”，并且不秋后算账等等。学生们也并没有使用暴力、发动起义；甚至都没有提出过要举行起义（至少在戒严之前）。第二、社会并未严重失序。基本的秩序还是保持了的。政府没有必要戒严。——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承认“爱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愿意认真对待社会的呼声，结合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可惜，赵紫阳先生的和解路线得不到足够的党内支持，终于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于是中国又多了一个伤疤：六四。

赵紫阳先生，作为中共政治家的异数，并不局限于他主张对民间的抗议，温和处理、力争和解；还在于他坚持自己的政见和原则。——他并不屈服于中共党内的组织原则，宁愿不苟延政治生命（在此之前，包括号称硬骨头的彭德怀，都是低了头的）。——虽然，“将以有为也”的韬晦，是一种很高境界的政治智慧；但决不低头的骨气、人格和信念，也是很高尚的选择。——这里没有对错的问题，虽然从中国的政治现实来看，我更为赵紫阳先生的政治生命早早结束而惋惜。

中国的问题，在于权力大于法制，在于没有制衡权力的办法。——不实行民主，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从技术层面上来检讨一下：赵紫阳先生的功亏一篑，在于他没有掌握最高权力，也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党内势力；因而无法控制局势，无法贯彻自己的正确的政治主张。——这个教训值得中共内部追求进步的政治家们吸取。

赵紫阳先生，作为中共政治家的异数，还在于他的豁达和不恋权位。从任期上来

看，赵紫阳先生，从出任总理到总书记，先后主政过8、9年时间，已足足完成了两任，退休可以无憾；从成绩上来看，在他的参与主持下，中国初步完成了社会和经济的变革，退休也可以无憾。以后的变革，本来就可交给新人去继续——如果可能的话。——所以，年事已高的赵紫阳先生，叹息道：“我老了无所谓了”；不再为追求政治生存而费心机，也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尊敬的。假如后来的领导人，都能有这样的豁达心胸、不恋栈弄权，那对中国政治的进步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总之，赵紫阳先生，是中共政治家的异数；当之无愧地是中共高层应该学习的政治榜样。



## 赵紫阳 邓小平决裂之谜

郑若思

在 围绕“六四”真相的种种谜团之中，赵紫阳—邓小平同盟的决裂到底发生在何时，可说是谜中之谜。很多人认为，1989年5月16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的一席谈话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关于赵的谈话，《人民日报》的报道是这样的：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同志对戈尔巴乔夫同志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这次高级会晤，也就意味著中苏两党关系的自然恢复。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这句话后来被中共说成是泄露了党的机密，成为赵在政治上“犯严重错误”的一条重要依据。十几年来，普遍的看法是：赵听信智囊团的馊主意，趁会见戈氏之机，将邓推到前面，暗示自己不能与学生对话，乃是“老佛爷”没有恩准之故，终造成赵邓同盟的决裂。

5月16日在八九六四的历史上也可称之为分水岭。5月13日高自联发起绝食之后，北京的声援基本上局限在学生、知识界和新闻界，而赵与戈氏会见的详细报道公之于众后的17、18日两天，北京爆发了包括党政机关等社会各界参与的百万人大游行，市内交通完全瘫痪。笔者当天上午路过长安街，惊讶地发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其中还有人举着“要廉政不要‘帘政’”的标语。

虽然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很快就为大学生们知晓，但是即使是“四二七”游行时，学生所要否定和批判的人物还不是邓小平，而是打高尔夫球、纵容官倒儿子的赵紫阳。“四二七”游行时，不止一所大学的队伍抄录《邓小平文选》片断“一个革命的政党，不要害怕人民的声音，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作为横幅，可见邓在那时还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的请愿对象。

无论赵与戈氏谈话的动机如何，从5月17日开始，直指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大幅增加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赵紫阳是否有预谋、有企图地把邓小平“抛出来”呢？

为赵起草谈话稿的秘书鲍彤出狱后的接受张敏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问：此外，您还能记得在交代中谈过别的什么问题吗？

答：还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就是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秦城监狱的时候，专案组对我说：“你为赵紫阳起草讲话稿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邓小平？”这时候，我才知道，提邓小平还成了问题。他们说：“那不是把邓小平推到第一线去，推到学生对立面了吗？”我说：“实在是冤枉。这件事决不能加在紫阳头上。”赵紫阳在交代我写谈话稿的时候，没有说要我加这段话。当时赵紫阳向中联部长朱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让我在旁边听，他的意思是说，戈尔巴乔夫来访就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那可能是五月十六日，上午是邓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是赵紫阳见，中午，中联部的人就来跟我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谈了些什么，因为我必须了解这些情况，他们提到，邓小平说“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就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把它写进了下午的讲稿中，我是这样写的：“（戈尔巴乔夫）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面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因为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退了，但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最重要的的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掌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紫阳从十三大以后，每逢他第一次会见外国党的某个领导人的时候，他总是要讲这句话，要使人了解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我这次就是把它与上午邓小平的会面连在了一起。

我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问题是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姚依林、李鹏他们提出来的，姚依林指责赵紫阳这样说是把邓小平抛到了第一线。这实在荒唐。把小平抛到第一线的是谁？是李鹏！一九八九年四月，李鹏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传达邓小平关于学生是动乱的指示的时候就早已把邓小平抛到了第一线。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在起草这篇东西的时候，对邓小平还是充满了尊敬，我还不知道邓小平要调兵来对付学生。赵紫阳在五月四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之后，在五月八日的常委会上紫阳提出了如何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常委通过以后，在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通过了。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个人一起去见邓小平，这是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第一次见邓小平。他是去谈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事情，同时也谈到五月八日常委会和五月十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是准备怎样在法制轨道解决问题的方案。邓小平当时表示：“都同意。”

紫阳回来以后告诉我们邓小平的“都同意”三个字，我听了以后高兴极了，我觉得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经常是支持紫阳的，这次包括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特别会议讨论学生的要求，成立廉政反腐败委员会等，邓小平都同意了，学生的要求能够满足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借这个机会全面展开，我觉得非常高兴，在这种心情下，我鲍彤会“把邓小平抛出来”？这是我作梦也没有想过的。

最近明报等媒体披露了赵于九十年代末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赵紫阳在访谈中特意就被指为「向戈巴契夫披露邓小平乃中共总舵主，有意暴露党内矛盾」的说法做出澄清。他说：「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

但是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甚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五月十六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由于另一重要当事人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从赵与鲍这二人的谈话，无法断定谁的回答比较接近真相。尤其是是否由于邓忘记讲原本与赵达成协议的话，而赵主动去替邓讲。

此中真正令人疑惑的却是：中国的外事报道与其他报道一样，一向控制极严，新闻记者不可能全程跟踪首脑会谈，报道哪些内容也是要经过严格审定，对照中国大陆报章一贯的外事报道就知道了，绝大多数只有“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之类毫无信息量的套话。赵与戈氏谈些什么也许不重要，而能够如此详尽地公开报道，却是非常罕见的。假设赵紫阳把邓“抛出来”涉嫌泄露党的秘密，那么在报道这个环节上为什么能够畅通无阻？实在令人起疑。

我大胆假设两种情形：

一种是，赵与鲍合谋要把邓“抛出来”，而且由智囊团或相关人员向负责报道的记者吹了风。

另一种是，唯恐不能早日把赵除掉的人，看到赵的谈话正好是置他以于死地的枪弹，于是迫不急待地将此公之于众，彻底离间赵与邓的盟友关系。

赵与戈氏的谈话是如何被报道的？只要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很难断定这后面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黑手”在操纵。

我想问：那是左手，还是右手？



## 赵紫阳与胡锦涛（外一篇）

燕南人

赵紫阳先生已经火化，老人家乘一缕清烟，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凡是研究封神榜，西游记，大隋唐，三侠五义的专家学者都知道，中国历朝的真龙天子，历代的能臣武将都是神仙下凡！这可不是瞎掰，水浒一百单八将，大伙都知道没一个凡夫俗子！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水泊梁山也就是一伙黑社会，还有这么大的来历，我算咱们的赵总理不是元始天尊，就是北极大帝！膝下儿孙满堂，一生荣华富贵，享年八十五岁，甲申年末合当归位，这都是天意，前人就有诗为证：

别驾归山避世器，  
闲将丹灶自焚烧。  
修成羽翼超三界，  
炼就阴阳越九霄。  
两耳怕闻金紫贵，  
一身却离是非朝。  
逍遥不问人间事，  
任尔沧桑化海潮。

诗中含有“紫阳”二字，说得就是咱们总理赵老！

刚才在博讯看了一个帖子“三个没想到”，一没想到规格如此之高。二没想到评价如此之高。三没想到如此井井有条。该文的“三个没想到”，在下不能苟同！

“没想到如此井井有条”，本人早就想到了，赵紫阳和胡跃邦、刘少奇、林彪、彭德怀、陶铸、高岗一样，冤不冤？冤！功劳大不大？大！同志们干不干？不干！年头太长啦！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有个保质期，午餐肉一年，六味地黄丸四年，就是洲际导弹也有个年限！尤其咱们老总理升天的这个时候，节气也不对，学生们忙着放假，农民们忙着过年，工人们忙着要钱，没时间！

“没想到规格如此之高”，“没想到评价如此之高”，这两条本人更不敢苟同！用赵五军的话来说“差得太远”！叫我说是纯粹扯蛋！我是真没想到规格如此之低，评价如此之差！

赵紫阳先生在审查结束以后，享受得是退休总理级的待遇，外出是加挂的专车软卧，而告别仪式充其量也就是个副部长，一位老党员。九十四个字的功勋实在太潦草，二十八个字的错误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这怪不得赵大军他们闹！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不烧也得烧。

赵紫阳总理的丧事不如人意，好在它揭开了一层面纱，让我们有机会走近了一步看看中共的第四代领导，更熟悉了一下胡锦涛、温家宝。

“不得了哇”！这是国内出来的官员对胡、温的普遍评价！为什么那些贪官污吏们跑得跑，逃得逃，自杀得自杀，上吊的上吊，招架不住了，死路一条！

“老胡、老温好哇”！说这话的人可都是国内普通的老百姓，你看江泽民整天和资本家握手言欢，吃吃喝喝！你再看胡锦涛、温家宝整天走街串户，访贫问苦！严于律官，亲以爱民。胡、温新政的最大特色就是尽全力收拾党心、军心、民心！

正是如此胡、温集团对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将寸步不让！对台：在实现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将寸步不让！对内：在坚持共产党专政的问题上将寸步不让！

赵总理您走的真不是时候。

海外民运应当冷静下来，再拿不出新招数，还得等十六年！

### 悼赵之中的三大流派

赵王爷逝世以后，海外出现了三大流派，一是“悼”派，二是“炮”派，三是“搅”派。

悼派就是悼念派，声势不小，人马也不少。我大概其的稍了一眼，悼派里主要有这么两种人：

一是赵王爷生前的故旧、门生、属僚、友好。六四以后，赵王爷被软禁在福强胡同，他们逃亡到了纽约法拉盛。赵王爷闭门谢客，韬光养晦。他们组党结社，声讨共匪！

二是八九以后流串到海外的市民、工人、学生、领袖。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还想到天安门广场，再和共产党较量一次！这回绝对不跑了！你尽管开枪开炮，我有本美国护照！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咱们看看谁怕谁！

“六四”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平心而论，她确实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人民就提出两条口号：反腐败，反官倒！由于中共忙于内哄，这一正当要求迟迟得不到答复，致使矛盾逐步激化，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共产党最后下令，军队出动，镇压老百姓！

我们这时候再不喊两嗓子，别说对不起赵王爷！也对不起那些死难的先烈！更对不起那些游行的群众！十六年啦！还不撤销通缉令！逼着我们走王若望、赵品璐的道路，老死海外，没有棺才！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所以说陈一咨、严家其、王军涛他们搞这场悼念赵王爷的活动也是被逼无奈！至于能起多大的作用，最后还要看广大的人民群众！

有人说民运们吆喝八九天了，北京也没什么动静？这不是我们无能，现在的老百姓真是老百姓，太懒！农民不学大寨，工人不学大庆，一天到晚做美梦，不当李嘉诚就做王永庆！您要说天安门广场上卖彩票发美国签证，中国人能挤破了北京城！您说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赵紫阳，推翻共产党专政，北京板爷们准来一句：我操，你丫子有病！这个年头最可怕的就是整个民族都在做梦！

炮派就是打横炮的，独行侠，杂牌军。一人一门炮，各吹各的号，您别看炮爷没多少，文章特别好，我大概其的看了一下，炮派里主要有这么两钟人：

一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回国当不了官，海外发不了财，国内干不下去，海外坐不下来。一肚子的干货，没地方去卖，急！恨共产党专制、独裁！骂民运没出息、没能耐。呸！还是你们，六四以后那么好的形势，都糟蹋完了，现在趁赵王爷上天还想胡来？咱们抡几棍子，叫他们清醒清醒，让他们明白明白！

二是个别的民运人士、一两个民运党派，认为赵紫阳也未必那么伟大、正确，未必值得人民怀念，也未必值得人民爱戴！其实大伙都门清，醉翁之意不在酒，注重的是人事安排。民运们就是这样，谁上去也摆不平，按下葫芦，瓢就起来！

现在两边有点较劲，你骂我是特务，我骂你是奴才！别看说起民主来都是呱呱的，到这节骨眼上还是叭叭的。斗争哲学，非黑既白。势不两立，死去活来！欧美政治不是这样，人家是分左右两派，和平竞争，公平竞赛！

民主虽然很可爱，就是太专业，一时半会的闹不明白！先甭说国内的工农兵，您就瞧瞧海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刻舟求剑，纸上谈兵！我现在看出点门道，不一定正确，求教于诸位：“民主”就是比赛看谁能瞎掰！

搅派就是一帮搅屎棍，心怀鬼胎，造谣陷害，妄图把这场“悼赵”活动推进神坛，搅向台湾。我大概其的也看了一下，搅派里主要有这么两种人，一是大神，二是家鬼。

当今之世能称得上大神的天才还是咱们李忽悠，这两天更忙，和民运人士一样，他老人家也悼念赵紫阳！听说还大哭了一场，如丧考妣，痛断肝肠！一抹眼泪给我们指明了三个方向：一是中共为了转移国内外“悼赵”的压力，勾结伊拉克恐怖组织绑架人质！二是赵紫阳两次退党，江泽民不批！三是今后咱们合在一起，谣由我来造，事由你们闹，要吃粮，悼紫阳！要吃饭，法轮转！怎么样？

李大师的毛病就是说话太不注意，现在八名福建民工已经平安返回家园，第一个谣言彻底破产！至于赵紫阳是不是两次退党？是江泽民不批还是李洪志胡吹，有兴趣的朋友请您去问陈一咨、严家其！哎！第三个建议很好，李大师的天兵天将，再加上我们民运的虾兵蟹将，挺好的一出水漫金山寺，全本的封神榜！您就瞧热闹吧，后边都是压轴戏！

还有一种是家鬼：来自中央各部委，全都精通外国语，兜里装着成捆的人民币，家里边生活特别的富裕。悼念赵紫阳，告别共产党比谁都积极！只要是开会，一定说几句！咬牙又切齿，痛哭又流涕！今天喊暴动，明天搞起义！打倒共产党，他有好主意！

您还甭说，这帮家鬼知道那是胡锦涛的七寸，那是温家宝的软肋。那村有粮食，那家有地道。领着李洪志，捧着陈水扁。脚踩两只船，两边都拿钱。高瞻！

中共靠间谍得天下，没错，那时候的间谍是帮助解放军消灭国民党！现在是与时俱进，他们是帮助国军、神军、民军消灭共匪！这就叫一还一报！国内的贪官，海外的特务全在捞！现在谁抓特务谁是瞎胡闹，让我们为中共特务叫好！（



## 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与赵紫阳的立地成佛

呼延宇

冯 小刚每年的贺岁大片都免不了眉俗，否则就卖不出大价钱，今年推出的《天下无贼》，除了拿每年社会上的新潮俗务说事，和用香港片惯用的表现手法眉俗外，也还有些意思：说的是一对男盗女娼的贼男女，在面对一个“人之初”（女贼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和一个“性本善”（产生于古老传统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纯洁善良的农村青年）时，突然良心发现，立地成佛，不但不偷了，还成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保护天使，与更大的邪恶势力团伙展开斗争，最后保住了“人之初”和“性本善”，但男贼却献出了生命，从而使本来肮脏罪恶的心灵经过血的洗礼，而得到了纯洁和升华，成了佛。

### 人性是善还是恶

东方哲学主张“性善论”，西方哲学主张“性恶论”。依俺自己的经验，人性中善良的成份要多于恶的成份，当然不能把人的对他人无害的自利和自保行为算作恶行，俺认为：明显的主动的有意识的对他人的损害行为，才是“恶”。

俺少不懂事，看着大人们斗地主，俺也曾跟着拿根大木棍打过地主婆的脑袋，但实际上在俺的记忆中，这个地主婆是村里最善良、最有礼貌、也最受俺尊敬的人之一；俺还与其他孩童一起追打过来村里要饭的小女孩。但很快，当俺稍懂事时，在没有任何人记得和指责俺的情况下，俺内心深处就有罪恶感，对以前自己做过的坏事，有了深深的内疚，并在大学期间把俺的丑行写了出来，忏悔自己，在同学间传阅。俺后来为了个人前途，也入了党，提了干，虽然自己在党内没有直接干过坏事，但起码在数量上起了助纣为虐的坏作用，八九年六四后俺退了党，为俺曾经是这个党的党员而感到耻辱。俺为什么能忏悔自己？要不是俺的心里本来就有善，那就是俺生活的环境中善的氛围占主导地位，影响了俺，那不正好说明，善比恶多吗。尽管今天很多人都说中国已经是个毫无道德底线，男盗女娼，充满了罪恶的社会，但俺仍然相信，存在于人们心底的善是主要的，只是在一个畸形扭曲的社会里，使人难于表现善的一面，而使人易于作恶，善是能随着社会的改善而得以回归的。这就是《天下无贼》所要表达的积极意义之一。

### 为为恶者提供改恶从善的力量和消除心里障碍

对于一个被腐败了的社会和人民，作恶的已经不仅是共产党，不仅是政府里的大小官员，不再只是罪犯、地痞流氓、强盗小偷，而是大家或多或少都在作恶，有能力的作大恶，没有能力的作小恶，再无能的就是附和、默许他人作恶，不作恶的就不能容于该社会。把作过恶的人都赶到地狱里去？包括你自己？显然不行，要自救和救他人，怎么

办？就是要给人提供改恶从善的力量和机会，消除恶人从善的心里障碍，互相提携着，从恶的势力中走出来，除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天下无贼》的又一层积极意义。

### 唐僧只会念经孙悟空才能降妖

成佛的途径基本有两种：其一，从小就开始修练，如唐僧就是那样，从襁褓中就开始受到了正规的指引和修练，最后修成了正果，成了佛。其二，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孙悟空就是典型的例子，早先是个无恶不作、大闹天宫的妖猴，后来保唐僧去西天取经，出了大力，如果说去西天取经没有唐僧，还可以有赵僧、李僧，但没有七十二般变化和会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的孙大圣就不行，就过不了那九九八十一难，就不可能完成取经任务。唐僧只占有道义的力量，只能对普洛大众产生影响。但对于即邪恶又强大的妖魔鬼怪，就要靠有实际的降妖能力的孙大圣了，只有他曾经是妖魔，才能知道怎样降伏妖魔。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运人士与唐僧一样，能念民主自由的经；降妖，就不是你们所能的了！就需要从共产魔窟中出来的妖猴，洗心革面后，去降伏共产妖魔。

### 赵紫阳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师

赵紫阳也是立地成佛的，他曾经在共产党内干过不少坏事，在土改中，甚至连自己的地主老子都亲自签字砍了头，更别说革他人的命了。但终于他醒悟了、良心发现了、放下屠刀了、立地成佛了、要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了，他虽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有实现结束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目标，但如果我们不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把他视为戈尔巴乔夫的老师，那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有人怀疑赵紫阳的可能的作用的话，就请看看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就够了。戈尔巴乔夫也是立地成佛的，当年那样强大的苏联共产党，要从外面打败他，谈何容易，只要苏共顽固抵抗，世界上有什么力量能轻而易举的打败它？如果真的要采用当年共产党曾采取过的以暴易暴的手段来结束共产党的话，打起内战来、打起国际战争来，甚至苏共扔起原子弹来，那可怕的结果你怎么想象都不过份，世界的毁灭也是有可能的。但由共产党的总书记来结束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我们甚至没有感到太大的震动，苏联国内也基本没有死人，要知道，当年共产党上台和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是要了上千万苏联人的人头的。法西斯的被打到、被埋葬，全世界也是用了数千万的生命作陪葬品的。而对于在平静中就基本上结束了比法西斯更邪恶的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世人对他的评价是太吝啬的，甚至有人把结束苏联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功劳算在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身上，实在是人性的弱点“拨红火、推倒墙”的充分表现。

### 大恶才能大善

没有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大恶，就成就不了平稳的结束共产党专制统治的这种大善。不管民主自由人士的思想多么纯洁、高尚、伟大，就如唐僧那样，你的人格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是巨大的，你可以是孙行者的师父，但你代替不了孙行者，就是降不了那怕是一个小妖，你就是没有着力点，撬不动共产党，胡平先生手里早就有一根能撬动共

产党的杠子：“新闻自由”但他一直也没找到着力点。今后我们也可以预见：能平静的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必然是来自共产党内的赵紫阳式的人物。今天我们悼念和高度评价赵紫阳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要呼唤、期待和推动共产党内产生出戈尔巴乔夫、赵紫阳式的人物的出现。高傲的民主自由人士要去低身曲就共产党内屁股不干不净的开明人士，有人喊：我不干！如果你也喊了，那你就不配搞民主政治，只会喊民主口号。



## 赵紫阳是什么？

王希哲

**赵**紫阳是什么？他是“大智大勇的政治家”吗？他是“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吗？他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了吗？他真的在64后的15年岁月里没有妥协过吗？

讨论这些东西干什么？糊涂。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运动来说，我们只需要知道，为了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利益，赵紫阳应该是什么！赵紫阳应该是什么，他就是什么！

陈胜吴广起义，农民们抬出了扶苏。他们问过扶苏是什么吗？他们研究过扶苏是什么吗？扶苏是纯粹民主派？扶苏反对过“焚书坑儒”？扶苏反对过修长城？扶苏在天安门广场坚决站到了孟姜女一边？他退党了吗？他为什么没有叶利钦的勇气站在坦克上号召蒙恬起义？管他娘！我陈胜吴广只知道“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现在扶苏被二世逼死了，死了才好作文章呢！还要问过扶苏的家人？笑话！我们把扶苏的名号打出来造反便是。

后来两千年的这类故事，史不绝书，我们今天的某些民运精英们，怎么还比不上陈胜吴广的智慧？他们连这类中外皆通的故事，都没有读过一下，没有体味过一下么？

“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

那么有人问“赵紫阳是什么？”就完全不必去如实考究了么？要的。但那不是今天的中国民主政治运动的事，不是今天民主政治家们的事，而是学究们的事，而且应该是明天学究们的事。若今天的“学究”不识相，要酸溜溜出来考究对陈胜吴广起义不利的“赵紫阳真相”，那么，无论其动机如何，在现实政治运动中，他就是秦末农民起义的敌人。

反面教员是我们最好的启蒙老师。我们看看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写作组（正义党），最近是怎么表演的？他们先抛出《苍山一竹中国社民党名誉主席竟是共产党员紫阳！》再抛出《正义党通讯京津人士不解为何要为赵紫阳争取特权》又抛出《司鹏程：紫阳是个好同志？何许人也！》最后抛出“力作”，《赵紫阳智囊团和傀儡民运最后的“晚餐”》

这些常规屁话阻挡不住“伪民运”“傀儡民运”高举赵紫阳旗帜的步伐了，于是赤膊上阵，发布《民主正义党公告（第四号）》，要对悼念赵紫阳活动“以行动来瓦解和冲击”“坚决予以揭露”了。

还是屁话。他们具备这种能量吗？早就没有了。人人记得，民主运动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关头，他们都要奉命集体出来写作。中共纽约领事馆把他们使用的太过分了。他们的真面目，早就暴露，在王炳章一案营救活动中，更是暴露无遗，没有人再理睬他们了，没有人把他们说过的任何话当一回事了。

于是再生一计，抛出来历不明至今中共网上也没有见到过的《中共治丧委员会公布赵紫阳同志追悼会悼词》，“证明”中共至今视赵紫阳为同志，赵紫阳“没有与反华、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同流合污”，“没有在反华、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叫嚣和物质引诱之下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紧接着，又抛出《正义党通讯赵紫阳“六四”事件之后对镇压表示赞同！》

真真假假。其实这一切的本质，不过是中共通过它的这个驻纽约总领事馆写作班子正义党，在海外来与民运紧急争夺对赵紫阳形象的解释权罢了——

最后的结论，赵紫阳应该是什么？

民运说，赵紫阳是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民主化的旗帜！

中共（及其代理人用极左或右的方式）说，赵紫阳是我党的同志，民运不要企图利用他来反对共产党。

所以，对今天坚定地坚持由我们来解释赵紫阳旗帜的民运同志，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对那些糊涂朋友再说一句，你们不要再那么天真，那么书生气了。赵紫阳究竟是什么，留待以后大家坐着喝茶的现代史研讨会再说，今天我们的立场必须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利益需要赵紫阳是什么，他就是什么！！

2005年1月24日

美西海湾



## 中国人，不配善待的贱民——借赵哀思我民族

九哥

赵紫阳去世，海外网民尤其是海外民运，纷纷为之歌功颂德鸣冤叫屈，同时也借机抨击中共的独裁专政。然而，在和大家一起沉痛悼念赵紫阳的同时，请允许我提一个也许会让人不舒服的问题：是谁把赵紫阳逼成今天如此可悲的境地？是中共吗？没有呀，他不是被中共内部挑选为总书记的吗？是人民，对了，正是中国的贱民把赵紫阳从中共的总书记变成了一堆默默无闻、只能在家里存在的物质。

中共不好，这我不反对。但无奈就是这个不好的政党，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受广大群众拥护的政党之一，要不然，它怎么可能靠着小米加步枪推翻了强大的国民政府呢？中共能一直掌权至今，也事实地说明这个由中国人中强势群体和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在继续受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就是说，中共能顺利夺权掌权实行独裁统治的本身，都说明中国人极其下贱的秉性。

我国人民对暴君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无限敬仰无限崇拜，使国民的下贱创历史新记录。来看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么对待我们全体中国贱民的：首先欺骗农民，打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利用农民取得政权后，50年代初用人民公社的手段，把刚刚得到的土地又从农民手里夺走，再用城乡剪刀差的政策，把中国广大的农民变成名副其实的国有农奴。接着是欺骗知识分子，57年打着“百花齐放”的口号邀请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然后用个“右派”帽子一网打尽。还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阳谋”。接下来欺骗全民。明明是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造成60年前后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却用“自然灾害”的谎言来搪塞百姓逃脱责任。过了几年等中国人刚有点饭吃，又欺骗青少年，封给他们一个“革命小将”的称号，以“文化大革命”为战场全面摧毁国家机器打倒所有的老革命。然后过河拆桥把青少年以“知识青年”需要接受“再教育”为借口全部流放至乡下。

我们的四个伟大就是这样一个把党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党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党），把党当成自己政治斗争打击异己工具的人。就这样一个残暴独裁的君主，在万岁声中驾崩的时候，仍能泪洒神州，使举国上下成为鼻涕眼泪的海洋。即使在改革开放后20多年后的今天，那失去了灵魂的毛标本仍被中共贡在天安门。毛泽东，仍被许多国人由衷地当成神在心里顶礼膜拜。

“拨乱反正”后，邓小平顶着党内毛派的压力，开始了改变中国颜色的“改革开放”。尽管该同志早就认识到共产主义那套理论体系在实践中难以实行，但他知道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所以采取了务实的“把理论问题留给后人，先搞经济”的策略，以现实主义的“白猫黑猫”取代了理想主义的“阶级斗争”。

赵紫阳是小平路线的具体实行者。据介绍，赵紫阳是一个靠真本事，靠实干起家的中共干部。他实事求是、不拍马屁、不搞小动作不整人，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上很有他的一套，有“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之传。

赵上台后的最大动作就是“去毛泽东化”。他第一个倡导扩大农民的自主权，试点撤消人民公社，把土地归还给人民，使耕者有田。在我国，农民是国民人数的主体，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中国最大的问题。过来人都应该记得，那是农民成为万元户，农村大盖楼房的年代。也是赵第一个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摆脱国有企业成为政府附属品的现状，实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而赵紫阳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改革，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共党内最高层发出的不同声音，并且得到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批准。

在赵当任总书记20个月的任期内，开辟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管案件审判、不审查文艺作品的新局面，实行党政分家改变了党直接控制企业的现象，确立了法人代表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他还通过经济贸易和吸引海外投资加强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使中国与国际接轨。他这一系列动作的目的，就是想从政府内部架空中共，逐步建立西方式“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体制，从实际上最终抛弃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的改革上，赵比邓更前进了一步。如果能让他顺利地走下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能走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

可我们的人民大众就是偏跟赵紫阳过不去，偏跟这么个为广大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实际好事谋了许多实际利益、跟这么个反对毛式独裁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妥协的方式解决政府与人民的矛盾、跟这么个求人权讲法制的好领袖过不去，硬是在赵紫阳制造了经济腾飞政治环境空前宽松的时期，在他极力把中国带向民主法制的途中搞6、4运动，而且越劝说越来劲。被大众的呼声冲昏了头脑的学生在天安门的非理性蛮干，给了赵当头一棒，使他无法反驳中共内原教旨派的理论，即“不能给人民权利，一给就得寸进尺，就乱套。”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从客观上帮助赵的政敌把赵从他总书记的位子上拉了下来。踢开了赵紫阳后的中共恢复了它狰狞的本来面目。天安门开枪了，血腥镇压了，而咱中国人却反而突然变乖了，天安门可怜的无知民运的替死鬼们，一下子也都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暴徒”。从此民主的呼声离中国越来越远，都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吃牛排去了。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我党的枪杆子”是何等地光荣正确战无不胜。

天安门开枪与赵的下台，事实地证明了现阶段在中国搞政改是行不通的。对待中国贱民，只能独裁专政。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的国人经过60年前后饿死人的苦日子，经过血腥残暴的文革，经过毛时代一个接一个的整人杀人政治运动，仍从来没有形成过人民对中共的公开挑战。而等党内的开明派经过长期艰难的内部斗争终于占了点上风，刚给大家尝了点自由和权利的味道，大家却要跑到天安门与中共公开作对。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被奴役了几个世纪，习惯了被拿着根粗棒的主子紧紧勒住脖子，一旦脖子上的绳子松了些就会不安得乱跑乱跳。

如今，赵紫阳已经去世，赵紫阳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向民主制度迈进的契机已经永远失去，现在大家再来为他讲好话，为他歌功颂德鸣冤叫屈，还有个屁用。

赵紫阳的前车之鉴，迫使江泽民的继续改革只能搞中国特色，即“权贵资本主义”，采取的手段是“稳定压倒一切”。部分人一天天穷下去，部分人一天天富起来，平民的基本权利一天天被剥夺，体制性的腐败一天天形成。然而，成气候的反腐败要民主的运动再也没有出现。今天，连赵紫阳的去世，连那个曾真正代表过我们、为我国的民主法制、为我们的基本权利而奋斗而付出而倒霉的人的离去，我们的绝大多数同胞也都没有思考反应一下的闲暇和兴趣。

今天的胡主席，大概也是牢记了他党的经验教训，知道对待中国贱民，越是挥舞大棒，越能延长中共的寿命。或许正是如此，连本人这么个中性外籍华人开的个人小网站，一个在江朝代一直幸存的日本小网站“日本九歌网”，在刚进入胡温时代就史无前例前所未有地被大陆挡在防火墙之外。（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可以推卸责任的是，下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明，而是祖宗的遗传。元明清都是外来政权，都对汉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就拿成吉思汗来说，对汉人烧杀掳掠，只会比二战中的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于这样一个暴君，却被国人捧为我们的英雄，民族的骄傲，至今念念不忘。在清朝，汉人官员见到皇帝，一律下跪自称“奴才”，甚至至今仍把清朝外来服装当成我大中华的民族服装。二战日本侵华是没有成功，否则如今就是日朝，樱花就是我们的国花，东条英机说不定就变成了我们“统一中华”的民族英雄，中国的少数民族日本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不定期参拜靖国神社我们还不干呢！

哎，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下贱的民族！像群不知好歹不识抬举的劣等狗一样只服粗棒，谁胆敢善待我们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就定要咬他至死地而后快。

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贱民，也是睡惯了木板床躺在柔软的席梦思沙发床上满身筋骨痛，也是蹲惯了臭茅坑坐在舒适的西式马桶上闻着冲鼻的香味拉不出屎。我的贵民希望，只能寄托在我那些变种的孩儿们身上。

成丹九哥  
于日本名古屋  
2005-1-19



未雪沉冤仙鹤去，世间遗恨哭紫阳。

逸峰

天灾岁暮虐东方，腊八神州又国殇。\*（注）

海啸波汹民命桀，山崩栋裂庙堂荒。

披肝沥胆谋经建，碧血丹心护政纲。

未雪沉冤仙鹤去，世间遗恨哭紫阳。

2005年1月17日逸庐

\*注：赵紫阳先生于农历甲申腊八（腊月初八）逝世



## 挽联：《悼紫阳》

邈邈道士

哀良相，有理想无阴谋，有极限无时机，普天之下谁能无憾？  
悼紫阳，无军功有建树，无专权有眼泪，从古迄今公亦有心。



